



D214

新苗

革命故事集

新 苗

安徽省群众艺术馆编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 字数: 92,000

1974年4月第1版

197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30,000

统一书号: 10102·624 定价: 0.31元

目 录

老万叔.....	刘云程(1)
播种记.....	许春耘(10)
一封不平凡的信	宋振涛(21)
朝阳红旗.....	罗守华 韩延权(34)
细水长流.....	吴兆洛(40)
新 苗	祝兴义(47)
女队长.....	张爱斌(58)
雨 夜.....	姚保课 姚保谦(66)
阮小妹大战赛金刚	吴兆洛(73)
彩 霞.....	潘永德 陈正平(81)
种 子.....	孙叙伦(90)
金胜管家.....	许春耘(97)
蜜蜂的风波.....	梁义三(105)
老经理的“百宝箱”	庄 稼(116)
编外民兵.....	毛文治(127)
井 泉.....	吴腾凰 武万双(136)
小哥俩送情报	戴善晋(146)

老 万 叔

刘 云 程

南山大队土坡子生产队，从国营饲养场买来了一公一母两头良种仔猪。这两头猪苗苗看上去也实在招人喜爱，头圆，腰长，四蹄壮；走起路来，大耳朵及尾巴一齐甩动，吃食不拣孬好；人们在它的肚皮上搔挠几下，它便顺着你乖乖喏喏地躺下，哼哼唧唧。

这两头仔猪分给谁养？富裕中农王和发拍着腰包说：“我挂上第一号。要钱给现的，别人出五块我出六块，别人出六块我出七块，反正高他一个码子。”

可是老队长不同意。他说：“和发，你要养猪的积极性是好的，我们支持。以后良种猪多了，谁愿买都可以。只是眼下这两头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王和发当面质问。

老队长说：“社员们说一头给老万叔养。还有一头交给队委会讨论决定。”

老万叔是谁？他是个无儿无女的五保户。

当下小会计正在拨拉着算盘子，听到这里，张着嘴，停住手，好半天说不出话。等到王和发扫兴地走了以后，

他才认真地说：“老队长，这两头良种仔猪，可是队里垫款买回来的。刚才王和发掏出钱你不卖，硬要留着给老万叔，这不就要挂帐了？”

老队长说：“帐我们一般的是不准挂。可特殊情况要作特殊处理，我们拨拉算盘子，也该有个倾向性。”

“拨拉算盘子有什么倾向性？”小会计对老队长的说法不同意，振振有词地说：“我给贫下中农算帐是三加二等于五，给富裕中农算帐也是三加二等于五。”

老队长说：“这不假。算盘子本身是没有倾向性，可拨拉算盘子的人没有倾向性就干不好革命工作。帮助贫下中农养猪，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，怎么能光在现款上打转转呢？”

一番话说的小会计心服口服。饭后抱起一头小母猪，“噔噔噔”送到老万叔家去。

老万是个无事忙。打人民公社成立的第二个年头，队里就不分配农活给他干了。可他自己闲不住，姑娘小伙子们插秧，他弯不下腰，就站在田头上丢秧把。姑娘小伙子们打稻，他戴着斗笠往谷桶边一站，看看有没有稻谷飞出桶外，落在斗笠上。眼下队里正在忙着挑塘泥积肥，老万叔虽然不能下塘，可他在忙着给大家补泥筐，系绳索，上工在前，收工在后。

回家时，他见桌腿上拴着一只小猪苗，便问：“哪里来的？”

老伴喜眉笑眼地说：“是老队长叫小会计送来的。”

“送来干什么？”

“给我们家养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会计没说，队里垫上了，等猪出了槽再还。”

“啊！”老万叔全明白了，禁不住滚下两颗老泪。

大家要问：队里给老万家送来一只良种仔猪，他应该高兴才是，怎么反落起泪来呢？

事情得从头说起。老万叔五岁丧父，八岁死娘，九岁就帮地主家养猪。小小年纪，折磨得象两根芦柴棒顶着个胡萝卜。可是地主还经常用赶猪的鞭子抽他，用喂猪的糠菜给他吃。他睡在猪栏，被蚊虫咬出了疟疾病，地主不但不给他医治，还逼着他赶猪下湖滩吃草。弄得他支撑不住，发烧时只好跳进水塘，露出个小萝卜头；发冷时只好躺在路上，让地气熏，让太阳晒。唉，想起那个吃人的世界，穷人的苦难，有谁过问？可是现在，论劳动，他老夫妻俩做不得，动不得；可队里除了包下他们的衣食住，还垫钱给他买了一头小猪苗，帮助他养猪改善生活。这，这……老万叔心里越想越翻腾，悲伤，高兴，感激，一齐汇拢心头，老泪自然就滚出来了。

老伴理解老头子此时此地的心情，呆呆地望着老头子，只见他用手背把老泪擦干，解开绳索，牵着仔猪就往外走。

老伴急忙上前拦住问：“哪里去？”

“送还队里。”

“这可是拿钱也买不到的良种猪啊！”

“良种猪我们更不能要。”老万叔说着，“啊喏喏，啊喏喏，”唤着猪向队屋走去。

小会计正在向老队长汇报送猪情况，门吱呀一声推开了，跟着进来一个年约六七十岁的老人。

队长连忙搬过来一把木椅，亲亲热热地说：“老万叔，这里坐。”

老万“嗯”了一声，回过头把猪苗唤进屋，冲着队长、会计道：“这猪苗我不要。”

小会计吃惊地问道：“咋的？你是嫌这猪苗不好？”

老万叔说：“好得很。这样大骸骨猪，能吃能睡，少说也能养到二百斤开外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要？”

“眼下就要春耕，队里需要生产资金，我不能挂这个帐。”说着扔过绳索头，撒步就往回走。

老队长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说：“老伙计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吃五保，怕给队里拖累了？”

老万叔大张着嘴，颤颤悠悠地说：“就是这话。”

小会计问：“你听谁说了什么闲话没有？”

老万叔说：“闲话倒没听谁说，只是我心里过意不去。”

老队长哈哈大笑，他说：“怪不得队里每次分钱分粮，你都要三请四催才来到。别以为你老夫妻俩吃的饭是从劳力户那里匀过来的。我们贫下中农都靠毛主席，靠共产党。不是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好，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，我们大家都吃不上、穿不上！”说着他把拴猪的绳索

头又交还给老万。

老万颤悠悠地把拴猪的绳索头接在手，两片嘴唇抖动半天也说不上话。

他抬起头，无限深情地仰望着毛主席像，突然精神振作地问：“队长、会计，听说这良种猪苗队里有两头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小会计回答。

“都给我行不行？”

“都给你？”小会计不明白老万叔话里的意思，眨巴眼望着老队长。

老队长说：“行，我看行。良种猪苗给你养，贫下中农都不会有意见。”说着他便去找队委们商量。队委们都认为这是件好事，当场便决定了。

老万叔高高兴兴地牵着两头猪苗苗往回走。进门第一句话是：“老伙伴，你看我还能当个猪倌？”

老伴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一头猪苗没有送掉，反倒牵两头猪苗回来了？”

老万叔说：“是我自己要的。”

“是你自己要的？”老伴更加解不开这个谜，唠唠叨叨地说：“当初队里给你送来一头猪苗，你说挂帐心里不过意。现在自己又去要了一头，怎么反觉得过意了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老万叔爽朗地一阵大笑。接着他把自己的打算跟老伴一合计，老伴陡然象年轻了十岁一样，挺挺腰杆子说：“好！我这就收拾收拾，和你一路上青草湖。”

青草湖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当年老万叔替地主放猪的天

然牧场。土改那年，他离开青草湖的时候，抱起一个磨盘大的石头扔到湖里去，意思是石头不烂，他再也不上青草湖来了。有时赶路分明要打青草湖经过，他也要绕个十里八里。可现在为着这两头小猪苗，他又在这里搭起了席棚，连炉灶也搬过来了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

光阴似箭。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，老万叔夫妇克服了重重困难，经过精心饲养，那头小母猪，头窝便下了仔猪七



八头，头头都和当初从国营饲养场买来的猪苗一个样。

这下全生产队都轰动起来了。贫下中农在为老万叔夫妇高兴。可也有人说：“老万叔是三月天的芥菜，到老还发起来了！”

原来想买良种猪没买到的王和发，赶忙跑到青草湖，塞着票子求情说：“老万叔，让给我一两头吧，价嘛，好说，买主不亏卖主。”

老万叔摇摇头道：“钱，请你带回去。猪嘛，迟早会有你的。可这一窝是一头也不卖。”

“为什么不卖？”王和发有点失望了。他以为老万叔是在熬价，便拨拉算盘子说：“老万叔，不是我说败兴话。你们老夫妻俩头发都是白的多黑的少，无儿无女，自己也该给自己办办后事了。这几头小猪卖出手，两副棺材材料就到家了。贴心人才跟你说贴心话，你老还想挣什么金家银户？”

老万叔没有吭声，只是淡淡地笑了笑。王和发见算盘子也打不动他，只好扫兴地走了。

对于老万叔夫妇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，队委们曾专门开会作过研究。有的说：“老万叔从来就没有发家致富的思想，他这些猪肯定是给集体养的。倒不如趁早派个身强力壮的社员去把他们换回来吧！”可也有的说：“这样做不妥。万一不是那么回事，我们的做法不就冒失了？”研究到最后，大家一致同意队里要经常派人到青草湖去看看，有什么困难设法给他们解决。至于这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

秘密，且听下面分解。

第二年国庆节的头两天，老万叔穿着生产队给他做的老蓝布新裤褂，提着从前给地主放猪的鞭子，吆喝着一群滚瓜溜圆的大肥猪，抖擞着精神上路了。

让我补充交待几句，原来那七八头仔猪里，有几头被老万留作种猪了。这几头种猪，也就在前不久先后下了崽子，准备过些日子，就卖出推广。另外几头是当作菜猪养的，赶上国庆节卖给市场供应。

这几头菜猪谁见了谁喜爱，一头头都象是吹足了气似的，眼睛也合上缝了。赶到食品站一过磅，嘿！你们猜多少？共重一千一百四十七斤八两。

回到队里，老万叔把一大沓的票子往会计桌上一放，说：“做上队里收入帐。”

小会计一愣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收入帐？”

“卖猪的。”

“猪不是你老人家私养的吗？”

“我私养的？”老万叔不以为然，“猪种是队里从国营饲养场买回来的，精饲料是从队里称的，我老夫妻俩生活是队里负担的，应该替队里办事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小会计正在为难的时候，老队长进来了。他问明了情况，感激地说：“嘿，你真是一心为集体。我们队委会正谋算着办个集体养猪场，你一步跨到头里去了！”

老万叔笑着说：“这个养猪场是你们‘逼’出来的。”

“现在秘密泄漏，该换班了吧？”

“换班？”老万叔坚决不同意，“哼！还能干他几年。”

“配两个助手行不？”

“那倒可以。”

小会计说：“让我去跟老万叔放几年猪吧，要不拨拉算盘子就没有倾向性了。”

恰巧这时候王和发也到队屋，他看着桌上一叠叠崭新的票子，想起自己原来对老万叔说的那些话，真觉得满脸火辣辣的。

当晚队委开了个碰头会。会上作了两项决定：第一，对老万叔夫妇一心为集体的精神，在大会上提出表扬。卖猪的钱做了队里收入帐，但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，给了老万叔夫妇记上标准工分。第二，队里决定在青草湖办个集体养猪场，养猪场由老万叔负责。根据小会计和王和发本人的要求，决定派他们二人去当老万叔的助手。

（郭廷龙 插图）

播 种 记

许 春 耘

天气真捣蛋，正赶春种季节，突然刮起了六七级大的西北风。刮得树枝嘎嘎发响，刮得尘沙漫天飞扬。这天清早，天刚麻虎亮，从金沙滩生产队走出一位老汉，顶风披沙，匆匆赶路。看这老汉年纪，五十开外，六十朝里，腰不弯，背不驼，身板子十分硬朗。你看，他走起路来，两脚咚咚如同铁锤砸地，风声压不住他的脚步声。老汉边走边放眼望着路两旁初出土的春庄稼苗子，迎风摆动，长势喜人。他心里好生快活，蓦地仰起脸来，对着天空朗声笑道：“哈哈！风啊，你带劲儿刮吧！在风浪口上，我们照样能种好庄稼！”说罢，边走边放开喉咙唱起样板戏来：“任凭风云多变幻，革命的智慧能胜天……”

要问这老汉是谁？他在这般时辰去干什么？听俺慢慢向大家交待。

这老汉姓方，名志远，是金沙滩生产队的老贫农、老党员、老模范。方老汉不但思想红，觉悟高，而且又是这淮北一带闻名的撒种能手。凡经他撒下的种子，苗儿出土以后，你看吧，真象用尺子量着摆的一般，若再添上一棵

就太密，去掉一棵又太稀，那均匀的程度可真算到家啦！

这金沙滩生产队是淮北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先进单位。去年秋天，方圆数十里，有几百个生产队都派人来金沙滩生产队参观学习，大家看到这个队里的庄稼，绿葱葱、齐整整、不稀不密，引得人人拍手叫好，个个咂嘴称赞，都夸方老汉撒种技术过硬。

就在参观学习的人走后的第二天晚上，方老汉正在灯下看书学习，门“吱啦”一响，走进来一位姑娘。只见她穿着一身褪色的蓝学生装，袖口挽到胳膊肘，裤腿卷过膝盖，肩上背着个行李卷，站在方老汉面前。方老汉抬眼细细观看面前站着的这位陌生姑娘，年约二十上下，留着齐耳短发，中等身材，黑红脸膛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活泼明亮。一眼看去，就感到她是个精明能干、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。方老汉正要开口问话，那姑娘连忙笑嘻嘻地自我介绍：“我名叫海兰，老家住在上海市。前年春天，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，来到淮北柳树庄生产队安家落户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”方老汉连连点头，问道：“你这是……”海兰忙抢过话头，诚恳地说：“俺队里社员都知道你撒种技术好，派我来学习，拜你老人家为师！”说罢，从衣袋里掏出介绍信，递到方老汉的手里。方老汉明白，教育知识青年，是毛主席给贫下中农的光荣担子，一定得挑好。于是，他连忙上前接过海兰的行李卷，乐意地收下了这个徒弟。

海兰住下来以后，学习撒种心切，走着问撒种方法，

坐着问撒种要领，端着饭碗还要方老汉给她讲“撒种经”。方老汉一面孜孜不倦地向她介绍经验，一面对她说：“这撒种并没有什么神秘，先要明白为谁撒种，然后再用心多实践，到时候就一定能撒得好！”从此，方老汉晚间叫海兰跟他一起看书学习，白天带她到地里实践。海兰跟着方老汉下了几回地，留心观察他撒种的姿势，仔细瞄着他撒种的动作，心想：“这撒种简单！我看，只要步伐走得匀，胳膊甩得开，就能把种撒好。自己一向心眼儿聪明，只要多看上几遍也就会了。”几天以后，海兰觉得她学得差不多了，就寻了一把谷子，悄悄地在庄头那片空地里撒了下去。出苗一看，哈，稀的稀，稠的稠，活象猪拱鸡挠的一般。海兰愣着脸，犯起疑来了，心里想：“这撒种啊，说不难还真怪难哩！”

海兰思想很单纯，心里憋不住事儿。一天晚上，她去找方老汉，想把自己暗自试验撒谷子失败的事向方老汉说说，请他指教。当她走进方老汉的住房一看，灯亮着人不在，灯下敞开着一本毛主席著作。海兰伏在桌上一看，是《实践论》。心想，方老汉刚刚还在看书学习，想必也没走多远。于是她就出门去找，嘿，不料找遍东邻西舍，问完南宅北院，连方老汉的影子也没见到。海兰找不到方老汉，就顺着庄前小道往回走，经过堰坝里边，抬头一看，月光下，见庄外打谷场里有个人影在晃动。她心里好生奇怪：在这静静的夜晚，谁在打谷场里晃动个啥呢？她就飞快地朝打谷场跑去。

海兰来到打谷场边前，定睛一看，啊！此人正是方老汉。只见他胳膊上挎个竹篮子，甩着胳膊迈腿，象是在撒种呢！方老汉一见海兰来了，就停住手脚，跟她打招呼。海兰趴在方老汉挎的竹篮子上一看，篮子里装的全是碎坷垃头儿。海兰感到很奇怪，忙问：“大爷，你这是干啥呀？”方老汉道：“练撒种啊！”海兰更加奇怪了，就说：“大爷，你老撒种技术那么精，还要练哪？”方老汉说：“海兰哪，你想想，白求恩同志技术那么高，他还精益求精哩，咱要向白求恩同志学习，干一辈子就得练一辈子啊！”海兰听罢，心里十分感动，忙把自己原来认为自己聪明，以及悄悄试验撒种失败的事儿统统向方老汉亮出来了。方老汉听罢，叫海兰坐下来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海兰哪，毛主席说实践出真知，这可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呀，干革命若离开了实践，一定干不好！林彪一伙鼓吹什么天才，那是骗人的鬼话，可不能上这伙坏家伙的当啊！……”一老一少，坐在月光下，一直谈到深夜。

打这以后，海兰的思想弯子转过来了。晚上她跟方老汉在灯下一起看书学习，白天随着方老汉下地练撒种，越练越有劲头。有一天清早，雄鸡刚叫，方老汉就起身下地撒种。他本想喊海兰，跟她一道下地练习撒种，但转念一想，海兰昨晚间看书学习熬了更把天，让她好好睡睡吧，就自个儿下地撒种去了。

方老汉来到地里，一趟子刚撒到头，一转身，突然发现身后有个人，走上前一看，原来是海兰。只见她挎个竹

篮子，篮子里装满碎坷垃头，跟在自己的身后练习撒种哩！方老汉喜得抖着胡子说：“好啊！只要你苦心练习，反复实践，不愁技术学不到手哇！”

海兰踩着方老汉的脚印走，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，越来越高。有一天队里放假，吃罢早饭，方老汉去找海兰，想跟她交换交换这一段学习心得。东找西找没找到她，一打听，才知道她饭碗一丢，就到东地里去了。方老汉想，这孩子可能是利用休息时间练习撒种去了，于是他就朝东地走去。他走到东边地头前抬眼一看，见海兰站在地旁大路上，叉开两腿，左胳膊卡着腰，右胳膊在空中乱抡。方老汉暗自笑道：“这姑娘在做广播体操哩，你看多下劲！”他站在一旁笑吟吟地看着看着，突然愣住了！你道咋回事？他见海兰站在路上用胳膊在空中抡了一阵之后，突然跑到堡土地里，嚓嚓地跑过去，又嚓嚓地跑回来，活象着了魔一般。方老汉看到这般情景，连忙跑上前去，高声喊道：“海兰！你咋啦？”海兰一见方老汉来了，忙从堡土地里走上来，对方老汉说：“大爷，我发现我在练习撒种中，还存在两个大问题呀！”方老汉忙问：“两个啥问题？”海兰说：“你一气撒十亩地的种子，胳膊还象没事儿似的，我一气只撒二、三亩地的种子，胳膊又酸又疼，一时就抬不起来了。你在堡土地里撒种，身子不摇不晃，如走在柏油马路上一般；我在堡土地里撒种，脚下若踩住个硬坷垃头儿，不由身子一晃，种子自然也就撒不匀了。我琢磨，还是缺少基本功啊！”方老汉听罢，啥都明白了，乐得胡